

桂苓苑

刊头书法 殷佩红

四十年光阴像条漫漶的河，把童年记忆里那个总在玻璃罐前忙碌的身影，泡得有些模糊。直到这次赴北京她的新居，我才看清姑妈戴如琴——93岁的她，头发已白如霜雪，背脊却仍挺得笔直，桌案上摊开的实验报告，红笔批注的字迹力透纸背，丝毫不见老态。她正低头核对一组真菌多糖的检测数据，听见动静抬头时，眼里的光比窗外的蝉鸣还要清亮。

“小时候总偷你罐子里的芦荟胶抹手，被你追着打呢。”我笑着打趣，她也笑，眼角皱纹堆成细密的网，“那时候哪顾得上，满脑子都是怎么把芦荟里的好东西提出来。”闲聊间才知，那些年她埋首的“罐罐”，竟与屠呦呦在同一间实验室里的青蒿研究遥遥相望。同为中医研究院的

我的姑妈

□ 陈 峨

研究者，她们共用过一台老旧的离心机，在深夜的走廊里碰见过彼此带着药香的身影——一个在青蒿素里找抗疟的答案，一个在中华芦荟中寻抗辐射的可能。

书房的书柜里，最显眼的不是奖状，而是一摞摞实验记录本。1987年的那本，纸页脆得像枯叶，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层析图谱，旁边有行小字：“第47次提取，芦荟苷纯度78%，仍需优化。”她指尖划过那行字，轻声说：“那时候和许锦良教授熬了三个通宵，就盯着冷凝管滴液，一滴一滴记数据。”后来，这些“滴液”凝成了抗辐射软膏，成了抗癌辅助胶囊，经临床实证，中

华芦荟的药用价值终于从古籍里的“治疥癣”，变成了现代医学里可测量的疗效数据。

她的研究从不止于芦荟。晚年转向真菌多糖时，家人都劝她歇着，她却搬了台显微镜到卧室，说“真菌的菌丝像老太太的银丝，藏着治心病的宝贝”。那些年，她带着学生跑遍云南的原始森林，采回的菌子装了满满一后备箱，在实验室里熬出的药液，竟真的在动物实验中显露出保护心血管、抑制病毒的作用。“中药不是慢郎中，是没找到打开方式。”她说这话时，正用放大镜看着一张真菌孢子的电镜照片，像在端详一件稀世珍宝。

“您这些成果，够申报诺贝尔奖了吧？”我话音刚落，她正往试管里加试剂的手顿了顿，随即笑了，“奖是给别人看的，药是给

病人用的。我这身子骨，多做一组实验，比拿什么奖都实在。”阳光穿过窗玻璃，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也照在那管冒着细小气泡的试剂上，气泡升得很慢，像她走过的七十年科研路，每一步都沉得扎实。

四十年未见，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皱纹，却没能磨去她眼中对科研的热忱。她或许从未想过“伟大”二字，但这份以生命丈量科学的执着，这份对科研纯粹到极致的坚守，早已在时光里为她镀上了最厚重的勋章。

离开时，阳光透过窗棂，落在她伏案工作的背影上。我忽然明白，有些人生来就不属于聚光灯，他们只愿做科研路上的苦行者，用一生的专注，为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，写下最动人的注脚。姑妈戴如琴，便是这样的人。

毕业宴

□ 魏咏柏

午后的阳光，斜斜地淌进餐馆。在油布桌面上洒开一片亮。半大的孩子们，挨挨挤挤，蹭到收银台前。小手托着一叠票子，多是五块十块的，夹着几枚硬币，边儿都磨亮了。打头的孩子，声音怯怯的：“老板，我们……二十一个人，凑了三百块。能办桌毕业宴吗？”

老板娘的目光扫过菜单，心里算着成本。这单，怕是要亏。眉头刚要皱，撞上了孩子的眼睛。那眼神亮亮的，带着小心，又那么郑重。“……菜不用太好，少做点也行。”孩子急急地补一句，像怕她反悔。这话，轻轻戳破了她心里的算盘。

心忽然就软了。那点光亮，太熟了。像看见许多年前的自己，也曾这样，笨手笨脚地，捧着点什么。是对一场小小圆满的念想吧？后来呢？记不清了，只留下点涩涩的滋味。此刻，这滋味被眼前的小手猛地拽了出来。她一把收拢那叠钱，钱还带着孩子的温乎气：“行！包阿姨身上！”话出口，胸口竟涌起一股久违的痛快。

灶火腾地蹿起来。油锅噼啪响着。老板娘系上围裙，亲自掌勺。挑的尽是孩子眼馋的。红烧排骨在锅里滋滋叫，裹着亮亮的酱。金黄薯条炸得蓬松，堆得冒尖儿。可乐倒进杯子，气泡欢腾地往上蹿。

席间，孩子们的笑语叮叮当当，碰在一起。举杯庆祝毕业，姿势笨拙，那份认真劲儿，却让人心头一紧。老板娘倚着门框，目光像水，缓缓淌过一张张小脸。腮帮子鼓鼓的，嘴角油亮亮地翘着，眼睛里盛着笑。那满足，仿佛带着温度，一点点熨平了她心里某个皱巴巴的角落。

席散了。孩子们排着队，挪到她跟前。一个接一个鞠躬，小小的脊背弯下去，弯成温顺的弧线：“谢

谢阿姨！”稚嫩的声音在突然静下来的店里，格外清亮。老板娘一愣，一股暖流猛地漫上来，眼眶热了——这弯下去的腰，沉甸甸的。是童稚世界能掏出的，最干净的回响。



江南遗珠历千年(国画)

岑新国

谢阿姨！”稚嫩的声音在突然静下来的店里，格外清亮。老板娘一愣，一股暖流猛地漫上来，眼眶热了——这弯下去的腰，沉甸甸的。是童稚世界能掏出的，最干净的回响。

孩子们走远了。店里静下来，杯盘散乱。阳光挪了位，在空椅子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老板娘收拾着，指尖无意碰到一个玻璃杯壁，上面留着一个小小的、淡淡的指纹印。她抬起头，望向玻璃门。门外，孩子们的身影早没入人流。门内，映出她自己，一张不再年轻的脸。

刹那间，心里有什么，被温柔地戳穿了。

那叠带着童体温热的零钱，那些弯下去的、郑重的脊背，它们无声地搭起了一座桥。桥这头，站着此刻的她，一个心头发烫的妇人。桥那头，光影摇晃，站着一个小小女孩。她也曾那样，攥着零钱，踮着脚，眼巴巴望着柜台，渴望一场小小的、属于自己的圆满。只是当年，没人应她。

玻璃门上，此刻的光影与往昔的影子，无声地叠在一起。孩子们远去的背影，模糊了，淡去了，仿佛也轻轻带走了门内映着的，那个曾经眼巴巴的小人儿。

玻璃门上，两个影子叠着，晃着，渐渐淡了。只留下指尖下，杯壁上，那点微小的、温热的印痕，像一粒未干的雨。

离我居住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不大的荷塘，平日里，常有一些人来这荷塘游玩。夏天满塘的荷花绽放、荷叶连绵，十分美丽，来这里观光游玩的人不少。有时一整天，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几十个人。

周日下午，我带着孙女前往荷塘看荷花。沿着通往荷塘的水泥路行走不远，看到一个头戴草帽，穿着蓝色防晒衣，推着手推车的人，在路上走走停停。近了，推车的人在一处路边停下，用铁锹从车上卸几锹灰色东西，倒在路面上，然后挥锹奋力拍打后，铲平。孙女眼尖，告诉我，这人在用水泥沙浆补路面的坑洞。

看到有人冒着高温，填补路面的坑洞，我便走上前，主动与修路的人打招呼。他抬头，我见他是一位老人，有七十多岁的样子。他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也热情地回应了我。我悄悄地问：“大爷，社区里怎么安排您来修补路面的？天气这么热，你岁数这么大，您老要注意防暑啊！”

老人直起腰，摆摆手，笑道：“不是社区安排的，是我自己来补的。”

老人友善、健谈，他手朝左边一指，告诉我：前段时间，荷塘周围人家拆迁，拖车超载把路面压了几处坑洞，我见没人修补，下雨天，行人不注意，容易踩进坑洞里，扭伤脚。我就到工地借了一个手推车，装上和好的沙浆，来

笑脸

□ 陆 地

填补路面上的坑洞。把路上坑洞补好，人们来荷塘看荷就安全了。

我朝荷塘四周看了看，对老人说：“天气这么热，也没人来看荷花。”

此时，老人的额头直冒汗，他停下手中的工作，很认真地说道：“有呢，刚才还有几个城里人，带着孩子们来荷塘看荷花的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人又弯下腰，把一锹水泥沙浆倒入路面的坑洞。

我看到前面被老人修补过的路面，没有用东西拦住，而是用彩色粉笔画了一张大大的笑脸。我问老人：“这笑脸是刚才看荷的孩子画的吧？”

老人笑意盈盈回答道，是他画的，他每修补一处有坑洞的路面，就画一张笑脸。

我问老人为什么画笑脸，他开心地说：“我一个孤老头子，每年夏天政府都来慰问我，社区给我发防暑降温费，还承蒙好多志愿者关心，使我这个孤老头晚年活的这么幸福，我一个人笑不过来，让前来赏荷的人们也帮我笑！”

此刻，老人快乐得像个孩子，浑身充满了幸福。我和孙女行走在这条水泥路上，看到老人画在修补过的路面上的笑脸，我们都会驻步欣赏，老人画的笑脸，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他们的笑都是发自内心的“哈哈”大笑，我和孙女看得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。